

專訪三義木雕大師康木祥先生

我在龜山島的日子

訪問：葉建華 蘇德昌 吳秀禮 王子建

民國九十一年的臺灣東北角海岸邊，有不少遊客看到一位手執雕刻刀、披頭散髮、目不轉睛凝視一堆漂流木的流浪漢，他時而微笑、時而呆滯、又時而一坐數小時，一動也不動，似乎要將大地乾坤的一景一像，融入他的腦海中，這位形似流浪漢的人，就是享譽國際的三義木雕大師康木祥先生。

提起康大師在國內木雕界，是一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木雕藝術創作者，他的作品曾獲邀至日本、香港、哥斯達黎加、巴拿馬等國展覽，受到熱烈的讚賞，國內政要多人，都曾收藏他的關公、達摩雕刻作品。細細品賞康大師的作品，感覺藝術的創造是一塊屬於自己的田園，在裡面的耕耘需要外來的養份，也需要向內紮根的誠懇與執著；其人心思細膩、刀法純正，蒼勁中帶著典雅的氣質、自在揮灑又不脫疆難馴，可謂：「觀其作品，知其為人。」

民國九十年桃芝颱風重創北台灣，東北角海岸及龜山島堆滿了由山上沖積下來的漂流木，康大師獲邀為漂流木再續生命，為了尋找創作的靈感，他曾一人獨居在龜山島長達一年半。你想知道他如何一人在龜山島上生活、排遣寂寞嗎？登上龜山島的最高峰又是什麼感覺呢？龜山島上的士官長是何方神聖呢？康大師如何自我修鍊，脫胎換骨呢？以下是警政署政風室所作的專訪。

曾為黑手，終難忘情木雕工作



民國五十年我出生於木雕發源地之一的苗栗縣通霄鎮，為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的後裔，以前還有人找我當平埔族的代言人。我的阿爸和阿母，從事農家工作，很多農具，像竹籃、畚箕、竹掃帚、米篩、草蓆等，都是他們以一雙巧手編作而來的，以換取家中經濟的來源。所以，我父母親都具備一雙巧手及創作的本事，這也就是孕育我創作木雕的天然環境。我在家中最小，有三位哥哥、四位姊姊，阿爸教育子女要學得一技之長，所以哥哥就去學雕刻，出師後就回來教我們。台灣早期的雕刻業，起源於西部沿海以媽祖廟聞名的鄉鎮，如北港、鹿港、通霄等地，都以雕刻神像為主，雕刻師父都傳承自大陸福州一脈。而三義地區因盛產油桐及樟木，木料取得方便，因此雕刻業慢慢轉移至三義。

小時候很愛玩，不是很會讀書，事實上那時也沒有讀書的環境，由於家裡原本就從事木雕及手工藝編織工作，所以孩童時期便開始接

觸木雕，其實小時候並不是很喜歡雕刻，而是受家庭因素的影響，當時也不曉得自己要做什麼，反正大家都從事雕刻工作，就乾脆跟著二哥學雕刻好了。在我十四歲時，因為阿爸認為家中四個男孩都做木雕風險太大，一旦市場不景氣，生計就會受影響，為了分擔經濟上的風險，就聽從姑姑的建議叫我跟著姑姑到台中學汽車修護。當時，我也沒想太多，糊裡糊塗做了一年多的修車工作，那時會決定放棄黑手重回木雕工作，主要是懷念雕刻工作和童年一份無法割捨的情緣，記得國小時，因為村中有很多人從事神像雕刻，粗胚刻好後，再來是將木雕磨亮，這時雕刻師父就會叫小孩子來賺外快，以前都是拿著小木雕去學校，老師在台上上課，我們就在台下用沙紙將木雕磨亮，有一次曾因磨砂紙的聲音太大，老師就叫所有同學將神像拿出來，放到講台排成一列，有關公、觀音、達摩、王爺、媽祖，還有濟公，彷彿成了衆仙大會，真有趣。此外，還有一位常到修車廠的計程車司機給我的啟發，當時那位司機對我說：「在開計程車之前我也是一位黑手，但是修車師傅很難自己擁有一家修車廠，即使有了修車廠，生意也不見得好做，倒不如去開計程車比較快活。」當時聽了這一席話，使我覺悟到，如果繼續幹下去，我的未來不就只有去開計程車嗎？所以做了一年多的汽車修護，因為這段小插曲，讓我決定回到家鄉投入木雕工作。

在木頭堆中找到自己創作的天空

有人認為我從小就立志要成為木雕藝術者，其實不然，雕刻這一行，須具備耐心與毅力。我少年時在木雕的歷程中，心情始終浮沉，定不下心，一直到當兵時，才開始定性下來，當時在東引外島服役，與社會接觸較少，讓我有時間去沈澱自己，適應寂寞，退伍回台

灣，一時還無法融入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漸漸地就和朋友疏離，於是就開始封閉自己，淨空自己，反而對雕刻藝術有更深的體認，我就這樣一個人在苗栗山區忍受孤獨、享受寂寞，終能心無旁騖，專注於雕刻藝術工作。

一直和大多數木雕師傅一樣，我初期也是以雕刻神佛為主，而轉型走向自由創作的契機，則是在二哥的鼓勵之下逐漸成形。因為當時在木頭多、時間充裕的環境下，有一次，二哥告訴我，可以拿一塊木頭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試試看，我就嘗試刻成一個愛心，中間挖空再放入一塊鏡子，第一次雕刻出自己想像的創作品時，突然覺得好有成就感，於是進而開始學習抽象的創作雕刻。在家中我是最小的，父母親都很疼我，有什麼事發生都有哥哥幫我扛，所以讓我有自由開放的空間去從事創作，家人的確提供我堅持個人理念、自由創作的空間，我一直覺得非常幸運。

時代創意由傳統中出發

雕刻關公及達摩是我的專長，那是屬於工藝品層次，而真正讓我了解什麼叫「藝術」，則是在三義從事木雕創作期間。阿爸在我二十五歲時過世，面臨到自己要獨立，因為家族領導者倒了，家族就要分開，於是想換個環境生活，我觀察了三義雕刻市場，才知道原來這邊的市場這麼大，而以我的能力在三義地區自作、自產、自銷毫無問題，絕對能立足於三義，所以決定在此地發展。三義與通霄木雕市場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要的是天然的創作品，剛開始對我的確造成一些困擾，因為以前是四四方方的木頭，刻成固定的模樣，而現在面對的是奇形怪狀木頭，對我來說是二個世界，所以必須從新學習，還好有些不會雕刻的好朋友會拿些自然木給我雕刻，用他們撿的木頭，學自己的功夫，奠定自己的基礎。



柒、人物專訪





柒、人物專訪

轉匠為師、虛實互用



(「貝殼島民」系列作品—琴韻)

三義是一個木雕市場集散地，藝術家或是學院派的作品從四面八方進入，自然就會接觸到學者、專家，而這些人都是科班出身，有很深的西方藝術底子，會提供不同的看法，並鼓勵激盪我創作，進而認識『藝術』，讓我打破了傳統的觀念，融合東西方藝術的不同之處。我覺得老天爺很眷顧我，讓我有機會得到許多朋友及學者專家的支持和指導，奠定了很紮實的基礎。為了尋求獨特、圓熟的創作之道，我不惜封刀數年，並接觸佛學以求啟發，歷經這段刻苦過程，我的創作因融入生命的體認與熱忱，開始呈現剛柔並濟的神韻及旺盛的生命力，如願躍升為「藝術品」層次。一九九〇年我開始獲邀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展出，而使我真正走出自己的創作風格是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八年獨創時期的「貝殼島民」系列作品，主

題是人間有愛，造型有如貝殼一般，旋轉流動、中間鏤空，這些保留人形的造型，取相於觀音一般的母性柔美線條，藉由鏤空破除具像的束縛，更能表現線條之美，又蘊含空靈的韻味。

當然，藝術家最怕沒有靈感，為了尋找創作的靈感，我有時會倘佯在青山碧水間的咖啡館或花園茶坊，不斷尋求、等待靈感出現。創作最終還是要走回源頭，再從源頭走出來，其實就是最原始的地方越能激發衝擊內心世界，像是從原住民部落或非洲蠻荒世界回來，你的觀感一定會改變，因此我的內心常常處於衝擊的爭扎焦慮狀態。有時雖然靈感來了，但是必須先對木頭的結構、形式認識準確，才能下刀俐落，節奏明快；又有時一刀下去後發現是一塊空心木頭，與先前的構想完全不同，沒有補救的機會，那種失落感，就好像失戀或被欺騙感情一樣，那一刻的心情就像是孕育多時的小生命，忽然被醫生宣布「胎死腹中」一樣，內心失望、感傷的無法平復，就把那塊空心木頭丟到庭院去，等到可以利用時再撿回來，這時候我又發現到經過歲月磨痕過的這塊空心



(漂流木作品系列—自然率真的「漁婦阿春」)

木頭，再度展現新的創作契機，於是我借力使力迎合它，這個作品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穫；相反地，如果一刀劈下去，木頭內中的紋路，正符合你原先的構想，這時候我又會高興的歡呼，把這塊木頭抱起來親吻不止，口中直喊「木頭，木頭，我愛你。」

在商品與藝術間取得平衡

我在轉型期間，也遇到創作的瓶頸和家中經濟來源的困境，身為藝術家有時為了理想、



(漂流木作品系列—氣勢磅礴的「關公」)

為了創作，對家中經濟來源也會忽略，我今天如果想賺大錢，可以繼續雕刻關公、達摩等工藝層級的作品，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體認到賺大錢並不是我一生中要走的道路。雖然現在從工匠變成走創意路線，但創作是無價的、不迎合別人及市場需求，也不能考慮到木

材的成本及作品完成後是否有人願意高價收購，所以在商品利益與藝術價值間很難取得平衡點，或多或少會對經濟及家庭有所影響。為了稍稍減輕太太的負擔，我偶而還是會雕刻具有經濟價值的關公、達摩等工藝品，我不覺得這樣做會帶來什麼損失，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還是須取得某些平衡點及妥協，但是創作的路線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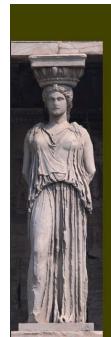
我很幸運有一位很會持家的賢內助能幫我處理家務，讓我無後顧之憂，專心從事創作，而讓我感到遺憾的就是沒有辦法陪小孩成長，幸好有一位賢內助能幫我處理家務，讓我有心從事創作。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經濟壓力與現實生活並未令我的創作過程變得更為艱辛，一路走來，我覺得自己是一位很有福報的人。

再生緣，締造漂流木傳奇

民國九十年納莉及桃芝颱風襲台後，東北角海岸堆積了數十噸的漂流木，我受聘為東北角風景管理處的專屬雕刻家，到龜山島及福隆海邊創作。我到東北角之前，原先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沒想到，當我看到這些漂流木後，喜悅之情馬上湧現，我直呼「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為這些漂流木都是已經禁止砍伐的木頭，如紅檜、樟木及肖楠。每一塊漂流木都會歷經千百載的風吹日曬，屹立不搖，這是何等



(漂流木作品系列—充滿意境的「夢幻泡影」)



柒、人物專訪





柒、人物專訪



偉大的事，我以崇敬的心情和漂流木結緣，希望讓這些漂流木再現新生命。

這些漂流木從山上被洪水沖下來，經過河川再流到大海，同時經過淡水、鹽水的洗禮，還有在漂流過程中的衝撞等等外力介入，使雕刻難度提高，在雕漂流木時，一刀下去經常會碰到夾雜泥沙的木頭，不是木頭崩裂就是刀子卡在夾縫中，使雕刻的節奏受到中斷，這對創作者而言是一種考驗。因此常有遊客在福隆海邊一角，看到我望著漂流木一連好幾個小時，渾然忘我地思考如何呈現出最好的創作，即使颱風豪雨來襲也是一樣。創作環境雖惡劣如此，但是我仍堅持要順著漂流木的紋理及形狀雕塑，加上生活經驗及想像力，才能呈現最自然真實的生命，於是在我的巧思之下創造了自然純真的「漁婦」、充滿意境的「夢幻泡影」、溫馨感人的「生命泉源」、氣勢磅礴的「關公」等作品，使顛沛的漂流木找到新生命，這是我二十幾年雕刻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事。

獨居龜山島，達摩祖師、士官長伴寂寞人

我為了找尋創作靈感，選擇留在龜山島。島上真的很荒涼，雖然龜山島已開放民衆申請上岸，但到了下午四點以後，遊客幾乎都走光了，島上只留我和駐防的巡守人員，我一個人獨自住在碉堡裡，那一段時間，我就像獨居老人般的孤獨、無聊，但是創作的人原本就得懂得享受孤獨的樂趣，而且島上生活起居樣樣都不方便，它因為太接近海平面又是一個保護區，無法栽種蔬果，所以吃的東西完全由軍方供應，甚至有時祇能以泡麵果腹，為了自給自足，我學會了釣魚，並且自己烤魚來吃。記得有一次，手因被雕刻刀割傷，血流很多，又無止血藥品，只好用菸草來止血。

我太太曾到島上住過兩次，後來就不肯再來陪伴我，因為龜山島真的是個很孤單、很淒涼的地方。夜晚淒厲的海浪聲與海風聲，會令人毛骨聳然。那海浪的聲音像狗在「吹狗螺」一樣，非常淒涼；而海風吹過時，林投樹會摩



擦石頭，發出「唉喲！唉喲！」的聲音，那種聲音就像女人哀怨的嘆息聲，半夜島上又非常寂靜，聽到那種聲音你會不由自主起雞皮疙瘩，並且想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漂流木作品系列－溫馨感人的「生命泉源」)

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說不害怕那是騙人的，沒有很堅強的意志力，待不了多久就會想離開這個小島。我曾邀請一個已經修行十年的朋友到龜山島上同住，他也欣然同意並興致勃勃的準備了乾糧，但是早上才到島上，下午就跟我說想要離開，連一個修行者對這樣的環境都會有懼怕的感覺，更何況我們平常人。像我自己為了克服恐懼，剛到龜山島時就立即雕刻一尊氣勢磅礴、能辟百邪的「達摩」與我為伴，這尊「達摩」就這樣陪我渡過了每個淒涼的夜晚。

憶及島上生活的點點滴滴，每樣事物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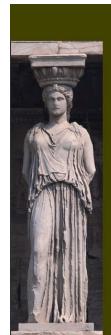


(龜山島上的野百合—東北角風景管理處提供)

難忘的回憶，當我第一次踏上龜山島的時候，島上的野百合隨處綻放，令我驚喜不已，它的香味隨著海風撲鼻而至，淡淡的清香，雅而不俗，讓我有深刻的印象，因為一般在外面買的花都不怎麼香，而龜山島的野百合則不同，那撲鼻的香味至今仍深深刻印在我腦海中。島上的奇石，又是另一段回憶，因為我本身就有蒐集雅石的興趣，在島上常常漫步海邊，撿取很多漂亮的石頭放在岸上，盤算著離開時順便將石頭帶回台灣本島，但是，有一次颱風過境，滔天巨浪把蒐集的石頭通通捲到海裡，看到岸邊空空如也的情景，令我覺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另外，登上龜山島最高峰則是前所未有的體驗，龜山島本身是個保護區，一般遊客只能在小島周圍參觀，登頂則需要經過申請，而我在島上時，非常幸運能不受限制，隨時登上龜山島的最頂端（海拔約四百公尺），當我從海平面一鼓作氣直衝上峰頂時，發現整個峰頂呈現三角的形狀，居高臨下眺望龜山島感覺好像一

座金字塔，環看四周你會有種天旋地轉的感覺，天地好像與你融為一體，那種快樂、氣勢及感覺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再來，就是一隻斷了翅膀的鳥，這隻人稱「士官長」的孤鳥，在島上已經住了七年，不能飛離龜山島，只好留在島中的小湖周圍。但是，冬天過年那段期間，其他的鳥兒經過龜山島時會飛來看牠，這個時候我看到很令人感動的一幕，牠很高興有其他鳥兒飛來作伴，可是當牠們要飛走時，可以看到「士官長」也會一直振翅要跟著牠們飛，但牠就是飛不起來，其實動物都需要同伴，人也一樣，可是牠和我一樣都沒有同伴，看到這個畫面，不禁讓我想到牠的那種心情。後來，「士官長」就在島上與我為伴，牠也成為我創作題材之一，有塊漂流木因為颱風而吹斷一角，且在漂浮過程中受到岩石、大浪的衝擊，缺角部位很粗糙，剛好讓我想起這隻「士官長」的欠缺，粗糙的殘枝正可表現出「士官長」斷腳的感覺，而彎曲的樹幹則顯露出牠孤獨的身影，這個創作完完全全表現出牠的精神。最後，我



柒、人物專訪



也難忘龜山島上的日落黃昏，以及太陽從海平面落下後，眺望台灣東北角海岸線的燈火、車水馬龍的夜景。



(漂流木作品系列—斷肢孤獨的「土官長」)

我想每一個人的感情，要看對這塊土地的情分有多深，才能反映出多少，當我要離開龜山島時，坐著機器船，看著島嶼在眼前慢慢變小然後消失，心情就好像要離開自己的故鄉，那時我才知道自己對這個小島的感情有多濃烈。在這段創作過程中，龜山島上的漂流木與漂流物給我很多的靈感，這些來自不同地方和不同國家的漂流物，可以看到有的來自福州、有的來自琉球等等。我經常幻想這些飄洋過海而來的物品，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又是經歷怎樣不平凡的旅程才來到這個島上。這就是一個藝術家要有的幻想本能，就跟作夢一樣，越夢越深越好。而缺乏創作靈感的時候，我不能像在台灣本島一樣，於遠離塵囂的咖啡館

中，藉由品嚐香純的咖啡來捕捉靈感，這時候我就會去釣魚，藉著和小魚兒對話來排遣心靈的空虛。我曾經幻想著要拍一部卡通電影，它是以龜山島為故事場景，敘述著有一天一位雕刻家遇上海難，捉著一塊漂流木浮浮沈沈漂到龜山島上，過著像「魯賓孫」一樣的日子，在島上致力於木雕創作，閒時乘著木筏到海上賞鯨豚、餓時潛入海中溫泉捉毛蟹、與「土官長」漫步海邊看日出日落、手執九孔貝殼吹海音，直到若干年後，這位雕刻家的作品才被後人發現，人們才知道原來龜山島上的曾有一位木雕大師的傳奇故事，以這樣為故事所拍成的電影，我想不會輸給美國迪士尼或日本宮崎駿的卡通電影。

當我身處在龜山島最簡陋的生活環境，歷經狂風暴雨侵襲，感受日出日落、潮漲夕退的大自然循環，哪種與天地合一的感受，激發了我內心裡更深層的創作靈魂，是我生命中最感動的時刻，而能完成一件件的創作是我最快樂的事。我的目的就是創作，在人生的歷程中，能有一座孤島、一片天地讓我盡情的揮灑，真是此生一段難得的際遇。

福隆、龜山兩樣情

在福隆海邊創作的心情，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當時因為合約的關係，我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作品，壓力較大，和在龜山島創作相比，呈現兩極化的感受。另外，我在龜山島是一個人創作，到福隆後則和一群人一起工作，住在海邊簡陋的「別墅」裡，共同為完成漂流木博物館而努力。在福隆創作的作品偏向刻劃福隆沿岸的民俗，像東北角漁村生活的情景等等與漂流木相結合，和龜山島上的創作迥不相同。總之，在福隆的創作感覺較為溫馨，因為接近人群而有人性化的感觸；在龜山島的作品則較為悲觀、孤獨，但會給人深刻的印象。



(漂流木作品系列—憂國憂民的「屈原」)

我所以會在龜山島及東北角從事漂流木創作，也是考量藝術生命真的是短暫的，再過二十年，我的眼力一定就不行了、也沒體力了，趁現在有體力創作、靈感最豐富的時候，要開始留下創作的精華。現在的我雕刻關公、達摩雖然可以擁有很多好的經濟條件，但是，我會將這部分的工作減到最少，趁年輕的時候，先完成創作這部分。所以我算是很了解我自己，清楚的知道一個藝術家的過程應該如何，因為「創作是金錢買不到的」，像畢卡索的過程就非常豐富，藍色時期、粉紅色時期等等。

我想創作的作品如果別人看不懂，不見得就是失敗的作品，也有可能十年、二十年後人家說你的東西好，藝術不要去考慮別人的眼光，像我創作就只看自己，不看別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好壞，我知道我的創作成不成熟，有時創作雖然不成熟但是創意夠就好，要爐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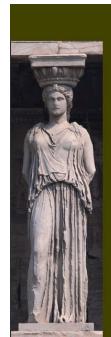
純青應靠時間慢慢累積。藝術實在不是很客觀的東西，它很主觀、主觀意識很強，不堅持、固執就沒辦法創作。對自己的創作執著，我想不是一件壞事，而人則要跟社會融入，才學得到東西：人要家庭、事業全部加起來是一百分才是圓滿，少了任何一部份，人就會有所欠缺，這點和藝術、創作又不相同。

憂心前浪落盡、後浪難起

我常為學生講解傳授木雕藝術，並鼓勵後生晚輩，要有和世界競爭的野心，雖然最近這幾年，大陸的木雕品充斥台灣市場，並以低廉的價格對台傾銷，嚴重威脅台灣本土木雕的創作。我認為，事實上大陸和台灣的手工藝都相當不錯，但是不可諱言對岸的手工藝較為細膩，肯花時間下工夫去做，而台灣的產品光是材料的價錢就無法與其競爭。所以，台灣的手工藝品市場才會被大陸產品所取代。台灣木雕師傅一定要朝藝術層次邁進才有競爭力，要知道三義再走工藝路線已經沒有出路，但大部分的木雕師傅卻沒有這種覺醒。台灣的木雕工作者應該做的是走出自己的路，手工藝品既然被取代了，就要走向理念、創作的道路。有理念和創作的作品雖然不一定為人所喜愛，但是處於這個工藝與創作交替的時代，台灣仍應朝創作的方向邁進。我在十幾年前就預見台灣木雕市場的現況，所以一心走向創作。

期待理想中的個人木雕展覽館

我目前正在籌備個人展覽館，堅持展覽館的設計要能夠表現出漂流木獨特風格，將藝術品的視覺美感透過建築物的質樸內涵展現。但是與建築師幾番溝通後，發現在抽象藝術與現實結構轉換間，仍有許多障礙未能克服，例如申請建照的程序，要先有建築物結構圖送相關



柒、人物專訪





柒、人物專訪

機關審核通過後，才能取得建照，而我們創作都是憑空想像，通常都是口頭向建築師傳達我心目中理想的展覽館是什麼樣子，我也知道這樣會讓建築師很難繪出設計圖，可是我一直想創造不一樣的個人「展覽館」，結果讓好多位建築師認為「窒礙難行」而「掛冠求去」，所以現在「展覽館」仍停留在模型階段。但是信一定會有人幫我完成夢想，設計出足以展現漂流木美學的展覽館。

警察應在藝術中尋找靈感

我有很多警界的朋友，但是發現一個現象，欣賞藝術的大都是警界高層，基層的警察同仁很少有欣賞藝術的人。我覺得藝術應該是各行各業，每個階層必修的一項課程，藝術應走入家庭，融入生活，讓藝術生活化，尤其警察這份工作更要有藝術修養。因為警察這份工作雖在打擊犯罪，但是不可採取僵硬、沒有彈性的做法，現在許多犯罪手法都非常具有想像力，警察同仁在接觸藝術這個領域過程中，可以從休閒著手，看展覽、聽演講等等都可以，培養自己的觀察能力，增加想像力，以尋找破案、工作的靈感。另外，每個警察同仁都應該看重自己，不要有當個警察就滿足的錯誤觀念，當警察雖然有時相當枯燥乏味，但是應該要學習如何品味生活，才能對警察這份工作認識更清楚。

最後，我個人衷心期望所有警察同仁都應該去接觸藝術、欣賞藝術，藉著藝術增進人文方面的素養，提昇心靈層次，從心去體會藝術所散發出的真善美，進而延伸至生活與人生的體悟，因而延展出對人的關懷；相形之下，警察對於藝術活動的參與，以及對藝術的體悟，則還是需要「質」上面的加強與教育。

《後記》

第一次見到康大師會被他那粗獷的外型、飛瀑般的長髮、濃密的腮鬍、充滿智慧的眼神以及創作的木雕品所深深吸引，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到他開朗、勤勞、豪邁、樂天知命的性格，大師並非正規的美術科系出生，也沒有顯赫的學歷，以往偏重神像、佛像的工藝表現，如今再也無法滿足他對藝術的追求，於是，盡其所知所能，真誠且大膽袒露，孕育出一系列作品。

康大師以他傳統基礎與創新嘗試，抱著對一份對大自然崇敬依偎的心情，形塑個人風格，締造台灣東北角的「漂流木傳奇」，並於五月油桐花盛開的季節為西湖渡假村籌畫一連串木雕活動及作品的展出，目前選擇在桃山部落創作的他，更讓國人期待屬於自己風格的藝術作品再度呈現你的眼前。♥



(「貝殼島民」系列作品－恩愛)